

我的秘密书架

胡适
钱穆
梁实秋
周作人
林语堂
徐志摩
宗白华
郁达夫
丰子恺
孙犁
季羨林
汪曾祺
黄永玉
吴冠中
范曾
冯骥才
周国平
贾平凹
陈嘉映
张承志
余华
莫言
余秋雨
李敬泽
残雪



马明博 肖瑶 选编

58位名家推荐的58本书

我的秘密书架

目 录

第一辑 夜航船上读书灯

- 002 胡适 《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
012 韩羽 《红楼梦》中的“悼亡”
016 黄永玉 大画《水浒》
022 吴霖祥 三国毁于关羽——关于《三国演义》
- 026 周作人 《论语》小记
030 周作人 唐诗三百首
032 曹聚仁 也谈《三字经》
037 李国文 重读《千字文》
040 丰子恺 我的书：《芥子园画谱》
045 吴冠中 一画之法与万点恶墨——关于石涛画语录
051 余秋雨 夜航船
- 058 宗白华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075 孙犁 《金瓶梅》杂说
082 范曾 蒙庄轶载——庄子篇
089 张承志 清洁的精神
101 陈嘉映 读《万历十五年》

第二辑 一世界的热闹，一个人的梦

- 106 钱穆 《六祖坛经》大义——惠能真修真悟的故事
114 梁实秋 《六祖坛经》
116 季羡林 中国佛教史上的《六祖坛经》
- 122 马丽华 当明月升起在东方山顶
——六世达赖喇嘛他央嘉措的诗化人生
- 131 汪曾祺 又读《边城》
138 黄裳 沈从文和他的新书——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47 黄苗子 读《傅雷家书》
153 贾平凹 读张爱玲
155 李敬泽 一世界的热闹，一个人的梦——《陶庵梦忆》
158 叶兆言 横看成岭侧成峰
165 孔庆东 《射雕英雄传》里的情语（节选）
169 王隳旬 耕堂书话
179 谢有顺 有他，我们并不孤单——《鲁迅全集》
189 车前子 追忆逝水年华

目 录

第三辑 在命运之书上,我们在同一行字之间

- 198 郁达夫 读劳伦斯的小说——《却泰来夫人的爱人》
204 杨朔 《铁流》的故事
208 林斤澜 读《卡门》杂感
214 刘心武 边缘有光——再读《白夜》
220 冯骥才 无书的日子
223 残雪 爱情与与死亡——读《罗密欧与朱丽叶》
228 林谷芳 剑与禅——两刃相交,是无所躲闪的
236 三毛 罪在哪里——导读《异乡人》
- 241 董桥 干干净净的屠格涅夫
244 莫言 说说福克纳老头
247 韩少功 米兰·昆德拉之轻
257 余华 卡夫卡和K
- 267 林语堂 读《邓肯自传》
276 宗璞 行走的人——关于《关于罗丹——日记择抄》
279 葛兆光 同与异:叔本华与佛陀的世界与人生
285 苇岸 我与梭罗
293 戴厚英 读尼采的札记

第四辑 品咂时光的声音

- 298 严文井 一个低音变奏——和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
302 周涛 读童话
306 周国平 让世界适合于小王子们居住
——为《小王子》新译本写的序
309 徐小斌 禁锢在胆瓶里的魔鬼
- 312 徐志摩 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中国问题》
318 施蛰存 《先知》及其作者
322 何怀宏 《沉思录》前言
329 张炜 品咂时光的声音——读日本散文小记
347 梁小斌 读《古兰经》
350 止庵 思想、思想者和行为者
356 残雪 什么促使作者写下了《浮士德》
367 李汉荣 戴着草帽歌唱——读惠特曼《草叶集》
370 梁衡 特利尔的幽灵

序

十 面积

书房的面积必须大,或者必须小。必须大是理想,最好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必须小是现实,很多人的书房很小,如果你家有两三口人、三四间房,在规划房间功能时最终总是最小的那间适合做书房。

小的书房有幽闭感,躲进去,把门一关,就像刚从野地里回巢的田鼠,鬼鬼祟祟地舒服。我认为无论看书还是写作都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必须鬼鬼祟祟,就像……像什么我就不说了,反正狭窄的空间比较有利于营造上述气氛。

但我们还是向往大书房。不过,我们在如同半个足球场的书房里干什么呢?看书,打字,还是颤颤巍巍地散步?我觉得那么大的书房不用来散步比较可惜,我相信有大书房的人也是这么想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通常产量小、质量低。

现在就有了一个定律:书房的面积和写作的产量、质量成反比。这个定律的另一层意思是,理想最好是止于“想”,实现了的理想总会有出人意料的弊端。

我的书房不大,也不小。

十 朝向

书房的朝向无一定之规，东西南北皆宜。我的书房朝南，好处是有太阳，坏处也是有太阳，太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风不推窗。——冬天或春天，北风猛烈，你会觉得窗外有一群暴徒，窗里的人心却静了。

而在南窗，只得听琴。总有一把胡琴嗞嗞啦啦响，琴弦大概是钢丝，琴弓如锯，操琴者每天从上午到下午，坚韧不拔地用他的哀怨和痛苦刺激人，那是街上的一个老年乞丐。

十 书

书房里要有书。有的人书多，有的人书少。我的书多，但也正应了那句老话：“书到用时方恨少”，我认为这句话的正解应是：我们真正用得上的书其实是那么少。大部分的书功用仅限于占地地方，每思及此，焉得不恨？

关于书，有一种军备竞赛原则。我的武库中有一万枚核弹头，是不是我真打算有朝一日把这些弹头一枚枚地甩出去？当然不是，除非我疯了。一般来说，有的书是坦克、飞机之类的常规装备，没准能用上，有的书却是买时就知道永远用不上，但还是要买，超级大国配备原子弹就像女人配备镶钻石的首饰，同样，有些书不买我就觉得委屈。

比如，我的柜子里有大批关于鸟类和航空器的图书，人家会以为我有鸿鹄之志，或者对鸟与飞的学问素有研究，实际上，我只认识常在窗口出现的麻雀、黑喜鹊和一只红喙乌鸦，至于飞的经历，我只坐过飞机，小时候有一次从二楼阳台往下跳还崴了脚，我也不知道苏-29和米格-27有什么不同。总之，我大概永远不会去读那些书，但是，它们千万不要被我看到，看到了我就没理智啦，

鸟类图谱或飞机图录通常很贵,我会挖空钱包,买回来,放进书柜,从此再也不翻一下。

但我们真正爱着的恰恰是那些没用的书:

《亚洲古兵器图说》

《洛阳伽蓝记校注》

《维多利亚女王传》

《临床医学的诞生》

《游移的湖》

《云南相玉学》

《雷蒙·阿隆回忆录》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黄金草原》

《徐霞客游记》

《人的大地》

《傅科摆》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

《老北京的店铺招幌》

《上海洋场竹枝词》

《板桥杂记》

.....

当然,除此之外,我的书柜里照例也会有《瓦尔登湖》、《圣经》、《神曲》、《卡夫卡全集》,等等,这些书是有用的,虽然我并不曾读,但把它们摆在这里可以让我获得一种安全感,就像出门带着身份证。否则你就想想吧,你居然没有一本《瓦尔登湖》!

其实我的《瓦尔登湖》是1982年的初版本,内容提要中写道:

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梭罗,因为厌恶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独自在瓦尔登湖畔筑屋隐居,在劳动生活中思索人生、社会等问题.....

——1982年距今近二十年，一本书二十年不读，也就不必读了。

假设有一天，被放于荒岛，只许带一本书，那么我会带上《东亚鸟类图志》，那时我就坐在树下，晒着太阳，一一辨认那些飞来飞去的鸟。

十 床

请原谅我谈到床，我的书房里没有床，但我认为一般情况下，书房里放一张床很有必要。它的功能是可以雄赳赳地从卧室撵门而出，再一脚踹开书房的门，不必为去哪儿睡觉心虚。我想已婚同志们对此都有充分的体会。

十 视听设备

很多书房里是有音响的，我没有。我听窗外的胡琴，也听车声，还有附近歌厅的小姐们下班时夜鸟归巢的尖笑。还经常有人在街上争吵，夜让他们口无遮拦，他们不知道有人在他们的头顶正伸着脖子看。有一度，楼下那家茶楼生意寂寥，两个穿中式裤褂的女孩子闲着，居然在马路中间跳绳，那是凌晨一点，听着咕咕的声音，夜变得点点滴滴。

我敬畏那些在写作或读书时听巴赫或莫扎特的人，我觉得他们白衣胜雪，玉树临风，也就是说他们又瘦又白，身体几乎抽象为精神。我希望我也能这么干，也许还能瘦身减肥，问题是我对音乐的欣赏水平最高也就到了王菲，我的心总能随着她的哼哼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这显然是看书不宜，写字也不宜。

所以，没有音响。但有电视。我喜欢让电视无声地开着，我在电脑前工作。打出的字数差不多够一千了，如蒙大赦，赶快懒到

沙发上，攥着遥控器，一个一个频道翻过来翻过去。和“知识分子”们一样，我也经常控诉电视，但谁都说北京的空气质量不好，可你总不能因此就闭住嘴不喘气。

看电视的主要问题是大大降低工作效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很难收拾起心情回到电脑前，这让人有一种自甘堕落的罪孽感。为了证明自己依然是个上进的同志，我最终把电视搬到了另外的房间。

但有电视的日子是好的。蓦然回首，见那人或那群人在无声地哭、笑，在街上奔跑，在床上拥抱，一条鲨鱼张开血盆大口，一只鹰展翅滑翔……

十 书桌

30年代国破家亡，书生们投笔从戎，最坚强的理由是：天下之大，竟放不下一张书桌。到太平年月，书生的烦恼主要是房间之小，也放不下书桌。90年代初，我的一个朋友在他那间六平米的书房里对我说：“有朝一日，我要买一张六平米的书桌。”然后他就怀着这个宏伟理想出去奋斗了。现在他肯定已经有了六平米的桌子，他可以在上面睡觉、打滚儿，当然也可以大笔一挥，签合同。

显然，中国的读书人一直端着他那张书桌，寻寻觅觅，犹犹豫豫，凄凄惨惨戚戚。好在这个问题终于有了解决办法，就是取消书桌。我的书房里只有一张长不过四尺，宽约一尺五的老式琴桌，雕镂着鹿、鹤、云纹和松枝，繁缛而呆板的工艺风格透露着精疲力竭的末世趣味，应是晚清制品。这张琴桌正好只能放下电脑、键盘、鼠标、一杯茶和一个烟缸，也就是说，它成了一张电脑桌。

——这不是书桌。要看书我可以坐在沙发上，要写字我就敲键盘，我为什么需要书桌？

十 ……

“……”是“等等、等等”的意思，指书房里难以归类的各种物品。书房是私人博物馆，而且那位收藏家通常看上去趣味混杂、随遇而安。比如，我的书房里就有仿均窑的大瓶和景德镇大瓶、根雕观音和澧陵的滴水观音，有来自古巴的格瓦拉烙画和来自巴黎的拿破仑铜画，有一只汉白玉羊和一只汉白玉鸭，几只真假不明的陶罐，一把铜茶壶和一只云南石瓶，北海渔船上的桅灯，一架飞机模型，是朋友在青岛机场所赠，一张羊皮上的唐卡，它来自甘南；还有一块据说花纹很像卡夫卡的石头，一根绿玉笛，插在青花大瓶里，一艘白瓷船，两只巴基斯坦铜瓶，几把藏刀，一头青铜怪兽……

这些物品被珍重地收藏。它们本身的价值可疑，它们之间构成一种关公战秦琼式的古怪关系，它们之所以放在这里因为它们个人生活的印迹。那些物品落满灰尘，但擦去灰尘，记忆犹新。

十 主人

书房当然有主人。书房是它的主人隐秘的舞台，是一个人的梦境，是他绝对虚假、绝对真实的生活。

第一輯

夜航船上读书灯

十年前我曾对鲁迅先生说起《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九十九回)未免太寒伦了,应该大大的改作,才衬得住一部大书。我虽有此心,终无此闲暇,所以十年过去了,这件改作《西游记》的事终未实现。前几天,偶然高兴,写了这一篇,把《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完全改作过了。自第九十九回“菩萨将难簿目过了一遍”起,到第一百回“却说八大金刚使第二阵香风,把他四众,不一日送回东土”为止,中间足足改换了六千多字。因为《学文月刊》的朋友们要稿子,就请他们把这篇“伪书”发表了。现在收在这里,请爱读《西游记》的人批评指教。

三十三,七,一,胡适记。

《西游记》第九十九回

观音点簿添一难

唐僧割肉度群魔

话说观音菩萨把唐僧一路上经历的灾难簿子从头看了一遍,忽发言道:“佛门中九九归真。圣僧受过八十难,还少一难。”菩萨当时即命五方揭谛道:“速速赶上金刚,还生一难者!”

揭谛得令,驾云向东赶去,不多时赶上了金刚,附耳低言,说

明菩萨法旨。金刚奉令，刷的把风按下，将唐僧四众连马与经，降落在地。噫！正是：

九九归真道行难，一簣功亏不结丹。

腾云指日回唐土，何图蓦地下云端！

三藏脚踏了凡地，自觉心惊。八戒呵呵大笑道：“好，好，好！这正是走得快，跌得高！”沙僧也道：“想是护送的金刚半路上看个亲眷去了，叫我们下来歇歇哩。”孙行者火眼金睛，早已看见五方揭谛赶上金刚，交头接耳，必有用意，他且不说破，只对唐僧说道：“师父，金刚抛下我们，自回去了。我们且打听明白这是什么地方，在何国土。”唐僧道：“悟空说得是。我听得远远的有水响，不知是不是我们走过的河水。”

行者纵身跳在空中，用手搭凉篷，仔细看了，下来道：“师父，那一带树林过去，果然是一条大河，河身像是很宽，很长；水势却不汹涌，不像是流沙河，也不像是通天河，也许是一条我们不曾走过的大河。”

唐僧问道：“徒弟啊，那边可望得见人烟么？”行者答道：“河的对岸好像有一个城镇。有船只载着人往这边来。河这边有一座高塔。船上的人好像是朝着这塔来的，也许是来塔上烧香祭赛的。”

八戒喊道：“只要有人烟，我们都去！”八戒、沙僧把经卷驮在马上，四众步行，穿过大树林，果然望见一座高高的宝塔。师徒们朝着宝塔走去，看看太阳将落时，他们到了宝塔面前。只见二三十个人，全是天竺国服装，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从塔下走出来，朝着河边回去。那些人见了唐僧四众，都很惊异，渐渐围拢来；妇人孩子见了八戒三人的怪模样，都很害怕，躲在老年人的背后，窃窃私语。内中一位老者，认得唐僧的状貌衣装是大唐人物，走过来问讯。唐僧叫三个徒弟站开，他自己上前施礼问讯。唐僧道：“贫僧

是大唐人氏，这三人是小徒，往西天取经回来，流落在此，不知路途方向。请问老丈这里是何国土，这宝塔供养何种尊神，此去大唐国土应走何方向？”

那老者答礼道：“不知法师是大唐上国求法高僧，失敬之至。此处是婆罗涅斯国，前面的大河是殑伽河。顺河流东行，约三百余里，便是战士国境。法师若要东行，可用船顺流下去。这里的宝塔是敝国最著名的古迹，叫做‘三兽宰堵波’，是如来在过去劫初修菩萨行时烧身供养天帝释之处。每年八月月圆时，是月光王菩萨的节日，敝处的人来此扫塔祭赛。今天正是月光节，我们来此祭扫，不想得遇上国高僧。可否请到对河村子里供养一宿，明天准备船只相送东行？”

唐僧听说“三兽宰堵波”之名，心里大欢喜，忙整衣帽，朝塔礼拜，并叫行者三人同来礼拜。礼拜毕，唐僧又谢那老者指引的好意，说道：“贫僧久闻‘三兽宰堵波’之名，但恨无缘拜扫瞻仰。天幸今日无意中亲到塔下，岂可错过机缘？贫僧师弟都是修行之人，今夜决计在塔下打坐一宵，以表礼拜的诚心。多蒙老丈厚意款待，明早一定渡河到贵村来拜谢。”

那老丈听说，知道唐僧决心扫塔，又有点害怕那三个怪模样的徒弟，也便不坚留，便留下姓名，率领众男女回河边上船去了。

话说唐僧别了，众人回过头来，欢天喜地对三个徒弟说道：“徒弟啊，谁料我们从云里掉下来，却遇着这意外的奇缘！”八戒笑道：“师父，想必是打听得你的祖宗的骨塔了？”沙僧和行者齐声问道：“师父，这个古塔有何因缘，叫你老人家这样高兴！”

三藏回头用手指道：“你们不见这里是三座塔么？”行者们看时，果然中间一座高塔，左右两旁各有一座小塔。在远处望见的只是中间的高塔。唐僧说：“这就是西域地志上有名的三兽塔，又叫做‘月中玉兔塔’。三兽是一只兔子，一只狐狸，一只猿猴。中间是兔塔，两边是狐塔猴塔。”八戒呵呵大笑道：“怪道老师父欢天